

卷二

官場現形記卷之一

南亭新著

望成學究訓頑兒

講制

鄉紳勗後進

卷二

意進取到工本開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他

子又恨兒子不長進又是可惜衣服急的眼睛裏冒火當下忍着氣不說別的先拿過一條沾布替兒子擦手說要同他前面去見王鄉紳老三是個土不得臺盤的人任憑他老子說得如何天花亂墜他總是不肯去他老子一時恨不過狠狠的打了他一下耳刮子他哇的一聲哭了大家忙過來勸住他老子見是如此也只好罷手這裏王鄉紳又吃過幾樣菜起身告辭趙老頭兒又托王孝廉替他說孫子年紀小不會出過門王府上可有使喚不着的管家請賞薦一位好跟着孫子明年上京會試王鄉紳也應允了方纔大家送出大門上車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官場現形記卷之二

南亭新著

錢典史同行說官趣

趙孝廉下第受奴欺

話說趙家中舉開賀一連忙了幾天便有本學老師叫門斗傳話下來叫趙溫即日赴省填寫親供當下爺兒三代買了酒肉請鬥飽餐一頓又給了幾百銅錢門斗去後趙溫便躊躇這親供如何填法幸虧請教了老前輩王孝廉一五一十的都教給他趙溫不勝之喜他爺爺又向親家方必開商量要請王孝廉同到省城去走一遭隨時可以請教方必開一來迫於太親翁之命二來是他女兒大伯子中舉的大事還有什麼不願意的隨即滿口應允趙老頭兒自是感激不盡取過歷本一看十月十五是個長行百事皆宜的黃道臺日遂定在這天起身因爲自己牲口不彀又問方親家借了兩匹驢幾天頭裏便是幾門親戚前來送禮錢行趙

溫一概領受閑話少叙轉眼之間已到十四他爺爺他爸爸忙了一天到得晚上這一夜更不曾睡覺替他弄這樣弄那樣忙了個六神不安十五大早趙溫起來洗過臉吃飽了肚皮外面的牲口早已伺候好了少停一刻方必開同了王孝廉也踱過來趙溫便向他爺爺爸爸磕頭辭行趙老頭兒又朝着王孝廉作了一個揖托他照料孫子王孝廉趕忙還禮不迭等到行完了禮一同送出大門騎下牲口順着大路便向城中進發原來幾天頭裏王鄉紳有信下來說趙世兄如若上省墳親供可便道來城在舍下盤桓幾日所以趙溫同了王孝廉走了半天一直進城投奔石牌樓而來王孝廉是熟門熟路管門的一向認得立時請進並不阻擋趙溫却是頭一遭幸虧他素來細心下驢之後便留心觀看只見門前粉白照牆一座當中寫着鴻禧兩個大字東西兩根旗杆大門左右水磨八字磚牆兩扇黑漆大門銅環擦得雪亮門外掛着一塊勸募秦晉振捐分局的招牌兩面兩扇虎頭牌寫着局務重地

閒人免進八個大字還有兩根半紅半黑的棍子掛在牌上大門之內便是六扇藍漆屏門上面懸着一塊紅底子金字的匾寫着進士第三個字兩邊貼着多少新科舉人的報條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算來却都是同年兩邊牆上還掛着幾頂紅黑帽子兩條皮鞭子門上的人因爲他是王孝廉同來的也就讓他進去轉過屏門便是穿堂上面也有三間大廳却無桌椅檯凳兩面靠牆橫七豎八擺着幾副銜牌甚麼丙子科舉人庚辰科進士賜進士出身欽點主政江西道監察御史趙溫心裡明白這些都是王鄉紳自家的官銜另外還擺着兩頂半新不舊的轎子又轉過重屏門方是一個大院子上面五間大廳其時已是正月正中掛着大紅洋布的板門簾前回跟着王鄉紳下鄉王孝廉給他兩個銅錢買燒餅吃的那個二爺正在廊簷底下提着一把溺壺走來一見他來連忙站住虧他不忘前情迎上來朝着王孝廉打了一個千問他幾時來的王孝廉回說纔到那二爺瞧瞧趙溫也像認

得却是不理他一面說話一面讓屋裏坐趙溫也跟了進去原來居中是三間統廳兩頭兩個房間上頭也懸着一塊匾是崇恥堂三個字下面落的是汪鳴鑾的款趙溫念過墨卷曉得這汪鳴鑾就是那做能自彊齋文稿的柳門先生他本是一代文宗不覺肅然一起敬當中懸看一副御筆寫的龍虎兩字却是石刻朱榻的兩邊一副對聯是閻丹初閻老先生的款天然几上一個古鼎一個瓶一面鏡子居中一張方桌兩旁八張椅子四個茶几上面梁上還有幾個像神像龕子的東西紅漆描金甚是好看趙溫不認得的是什麼東西悄悄請教老前輩王孝廉對他說這是盛誥命軸子的趙溫還不懂得什麼叫誥命正想追問裏頭王鄉紳拖着一雙手裏拿着一根旱烟袋已經出來了王孝廉忙上前請了一個安王鄉紳把他一扶跟手趙溫已經爬在地下了王鄉紳忙過來呵下腰去扶他嘴裏雖說還禮兩條腿却沒有動等到趙溫起來他纔還了一個揖分賓坐下趙溫坐的是東面一排第二張椅子

王孝廉坐的是西面第二張椅子王鄉紳就在西面第三張上坐了相陪王鄉紳先開口問趙溫的爺爺爸爸的好誰知他到了此時不但他爺爺臨走囑付他到城之後見了王鄉紳替他問好的話一句說不上來連聽了王鄉紳的話也不知如何回答面孔漲得通紅嘴裏吱吱了半天纔回了個好字王鄉紳見他如此也就不同他再說別的了只和王孝廉攀談幾句言談之間王鄉紳題起有個舍親姓錢號叫伯芳是內人第二個胞兄在江南做過一任典史那年新撫臺到任不上三個月不知怎樣就把他罷誤了却不料他官雖然祇做得一任任上的錢倒着實弄得幾文回來你們一進城看見那一片新房子就是他的住宅做官不論大小總要像他這樣這官纔不算白做現在他已經托了人替他謀幹了一個開復一過年也想到京裏走走看有甚麼路子弄封把八行還是出來做他的典史王孝廉道既然有路子爲甚麼不過班做知縣到底是正印王鄉紳道何嘗不是如此我也勸過他幾次

無奈我們這位內兄他却另有一個見解。他說州縣雖是親民之官，究竟體制要尊貴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不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師爺同着二爺多一個經手，就多一個扣頭。一層一層的剝削了去，到得本官就有限了，所以反不及他做典史的倒可以事事躬親實事求是。老姪你想他這話是一點不錯的呢！這人做官倒着實有點才幹的，的確是位理財好手。王孝廉道俗語說的好，千里爲官只爲財。王鄉紳道正是這話，現在我想明年趙世兄上京會試，倒可叫他跟着我們內兄一路前去，諸事托他招呼。招呼他却是很在行的。王孝廉道這是最好的了，還有什麼說得當？王孝廉見王鄉紳眼睛不睜，趙溫瞧他坐在那裏，沒得意思，就把這話告訴他一遍。趙溫除了說好之外，亦沒有別的話可以回答。王孝廉又替他問錢老伯府上應該過去請安。王鄉紳道今天他下鄉收租去了，我替你們說好，明年再見罷。當下留他兩人晚飯，就在大廳西首一間住了一夜。次日一早起身，

往省城而去。於是曉行夜宿，在路非止一日，已經到了省城，找着下處安頓行李。且說趙溫雖然中舉，一路上一切應酬却未諳練。前年小考以及今年考取遺才，學臺大人雖說見過兩面，一直是一個坐着點名，一個提籃接卷，却是沒有交談過。這番中了舉人，前來叩見，少不得總要攀談兩句。他平時見了稍些闊點的人，已經坐立不安，語無倫次。何況學臺大人欽差體制，何等威嚴？未曾見面，已經嚇昏了。虧得王孝廉遇事照呼，隨時指教。凡他所想不到的，都替他想到頭。一天晚上教他怎樣磕頭，怎樣回話，賽如春秋二季明倫堂上演禮一般。好不容易把他教會，又虧得趙溫質地聰明，自己又操演了一夜，頂到天明。居然把一應禮節牢記在心。少停，王孝廉睡醒，趙溫忙即催他起來洗臉。自己換了袍套，手裏捏着手本。王孝廉又叫他對了四吊錢的錢票送給學臺大人。做贊見另外帶了些錢，做一應使費，到了轅門，找到巡捕老爺趙溫。朝他作了一個揖，拿手本交給他。求他到大人跟前代回。另外

又送了這巡捕一吊錢的門包巡捕嫌少講來講去又加了二百
錢方纔去回等了一會子巡捕出來說大人今天不見客問他親
供填了沒有趙溫聽說大人不見如同一塊石頭落地把心放下
趕忙到承差屋裏將親供恭恭敬敬的填好交代明白一應使費
俱是王孝廉隔夜替他打點停當趙溫到此不過化上幾個喜錢
沒有別的嚕蘇當下事畢回寓整頓行裝兩人一直回鄉王孝廉
又教給他寫殿試策白摺子預備來年會試不題正是光陰似箭
日月如梭轉眼間已過新年趙溫一家門便忙着料理上京會試
的事情一日飯後人報王鄉紳處有人下書趙溫折開看時前半
篇無非新年吉祥話頭又說舍親處已經說定結伴同行兩得裨
益舊僕賀根相隨多年人甚可靠於北道情形亦頗熟悉望即錄
用云云趙溫知道便是托王鄉紳所薦的那位管家了只見賀根
頭上戴一頂紅帽子身穿一件藍羽緞棉袍外加青緞馬褂脚下
還登着一雙粉底烏靴見了趙溫請了一個安嘴裏說了聲謝少

爺賞飯吃又說家主人請少爺的安趙溫因他如此打扮鄉下從
未見過不覺心中呆了半天不知拿什麼話回答他方好幸虧賀
根知竅看見少爺說不出話便求少爺帶着到上頭見見老太爺
請請安趙溫只得同他進去先見他爺爺帶見過之後他爺爺說這
個人是你王公公荐來的僧來看佛面不可輕慢於他就留他在
書房裏住等到吃飯的時候他爺爺一定又要從鍋裏另外盛出
一椀飯兩樣菜給賀根吃一應大小事務都不要他動手後來還
必同他客氣事情都要叫他經經手等他做熟之後好跟世兄起
身趙家聽得如此纔漸漸的差他做事到了十八這一天便是擇
定長行的吉日一切送行辭行的繁文不用細述這日仍請王孝
廉伴送到城此番因與錢典史同行所以一直逕奔他家安頓了
行李同到王府請安見面之後留吃夜飯檯面上只有他郎舅叔
姪三個人說的話趙溫依然插不嘴飯罷臨行之時王鄉紳朝

他拱拱手說了聲耳聽好音又朝他大舅子作了個揖說恕我明天不來送行到京住在那裏早早給我知道又同王孝廉說了聲我們再會罷方纔進去三人一同回到錢家住了一夜次日錢趙二人一同起身王孝廉等送過二人之後方纔下鄉話分兩頭單說錢典史一向是省儉慣的曉得賀根是他妹丈所荐他便不帶管家一路呼喚賀根做事過了兩天不免忘其所以漸漸的擺出舅老爺歎來昔地裏不知被賀根咒罵了幾頓幸虧趙溫初次爲人毫無理會況兼這錢典史是勢利場中歷練過來的今見趙溫是個新貴前程未可限量雖然有些事情歎他是鄉下人暗裏賺他錢用然而面子上總是做得十二分要好又打聽得趙溫的座師吳翰林新近開了坊升了右春坊右贊善京官的作用不比尋常他一心便想巴結到這條路上有天落了店吃完了飯叫賀根替他把鋪蓋打開點上烟燈其時趙溫正拿着一本新科闈墨在外間燈下揣摹錢典史便說堂屋裏風大不如到烟鋪上躺着念的好趙溫果然聽話便捧了文章進來在烟鋪空的一邊躺下嘴裏還是念個不了錢典史却不便阻他自己呼了幾口烟又吃些水果乾點心之類又拿起茶壺就着壺嘴抽上兩口把壺放下順手拾過一支紫銅水烟袋坐在床沿上吃水烟一個吃個不了個念個不了後來錢典史被他噪聒的實在不耐煩便借着賀根來出氣先說他偷懶不肯做事後來又說他今天在路上買饅頭四個錢一個他硬要五個半錢一個十二個饅頭便賺了十八個錢真真是混帳東西頭裏賀根聽見錢舅老爺說他偷懶已經滿肚皮不願意後來又說他賺錢又罵他混帳他却忍不住了頓時嘴哩嚙哩咕嚙起來甚麼賺了錢買棺材裝你老爺還說甚麼混帳東西是我大舅子錢典史不聽則已聽了之時立刻無明火三丈高放下水烟袋提起根烟鎗就趕過來打賀根也不是好纏的是我大舅子錢典史見他如此倒也動手不得嘴裏吆喝好個撒

野東西回來寫信給你老爺他薦的好人連我都不放在眼裏賀根正待回話幸虧得店家聽見裏頭鬧得不像樣進來好勸反勸趙溫想上來勸但不知怎樣勸的好後來見店家把賀根拉開他又呆了半天纔說了一聲天也不早了錢老伯也好困覺了錢典史聽了這話便正言厲色的對他說道世兄用到這樣管家你做主人的總要有點主人的威勢纔好像你這樣好說話一個管家治不下讓他動不動得罪客人將來怎麼做官管黎民呢趙溫明曉得這場沒趣是錢典史自己找的無奈他秉性柔弱一句也對答不上只好索性讓他說自己呆呆的聽着錢典史又道想我從前在江南做官的時候衙門雖小上下也有三五個管家還有書辦差役都要我一個人去治伏他們一個不當心就被他們賺了去像你一個底下人都治不服那還了得趙溫道爲着他是王公公薦的人爺爺囑咐過要同他客氣點所以有些事情都讓他些

錢典史哈哈冷笑道你將來要把他讓成謀反叛逆纔不讓他呢這種東西叫我一天至少罵他一百頓還要同他客氣真真奇談趙溫道既然老伯如此說我明天管他就是了錢典史道我並做官有甚麼相干又不便駁他只好拉長著耳朵聽他講錢典史又說道齊家而后治國治國而后平天下這兩句話你們讀書人不是應該知道的一個管家治不服怎麼好算得齊家不能齊家就不能治國試問皇上家要你這官做甚麼用呢你也可以不必上京會試趕功名了就如我從前雖然做過一任典史倒着實替皇鎮的地保鄉約圖正董事那一個敢欺我趙溫雖然鄉下人也曉得典史比知縣小聽他說得高興有意打趣他便問他道請教老伯典史的官比知縣大是小錢典史欺他是外行便道一般大他管得到的地方我到管得到論起來這一縣之主還要算是我呢

有起事來我同他客氣讓他坐在當中所以到稱他正堂我坐的是下首主位所以都稱我右堂其實是一樣的不分甚麼大小趙溫道典史總要比知縣小些錢典史道他在府城裏我在縣城裏我管不着他他亦不管着我趙世兄你不要看輕了這典史比別的官都難做等到做順了手那時候給你狀元你還不要呢我這貴句話并不是瞧不起狀元常常聽見人說翰林院裏的人都是清手何如我們做典史的既不比做州縣的每逢出門定要開鑼喝道叫人家認得他是官我們便衣就可上街甚麼烟館裏窯子裏賭場上各處都可去得認得我的這一縣之內都是我的子民誰敢不來奉承不認得的無事便罷等到有起事情來我亦還他一個鐵面無私不上兩年還有誰不認得我的一年之內我一個生日我們賤內一個生日這兩個生日是刻板要做的下來老太太

生日老太太生日少爺做親姑娘出嫁一年上總有好幾回趙溫道我聽見王大哥講過老伯還沒養世兄怎麼倒做起親來呢錢典史道你原來未入仕途也難怪你不知道大凡像我們做典史的全靠着做生日辦喜事弄兩個錢一椿事情受一回分子一年有上五六椿事情就受五六回的分子一回受上幾百吊通扯起來就有好兩千真真大處不可小算不要說我連着兒子閨女都說在原籍不在任上打人家個把式罷了這些錢都是面子上的只要事在人爲却是一言沒有了也不罪過還有那不在面子上的難盡我這番出山也不想別的好處只要早些選了出來到了任隨你甚麼苦缺只要有本事總可以生發的說到這裏忽聽窗外有人言道天不早了客人也該睡了明天好趕路原來是車夫半兩句錢典史聽了笑道真的我說到高興頭上把明兒趕路也就

忘記了當下便催着趙溫睡下自己又吃了幾袋水烟方纔安寢次日依舊趕路不題却說他主僕三人一路曉行夜宿在河南地面上又遇着一場大雪直至二月二十後方纔到京錢典史另有把他那一應投文覆試的事都托了一位同年替他帶辦免得另外求人倒也省事不少不過大帮覆試已過直好等到二十八這一天同着些後來的在殿廷上覆的試居然取在三等裏面奉旨准他一體會試趙溫便高興的了不得寫信稟告他爺爺父親知道這一裏自從到京頭一椿忙着便是拜老師趙溫請教了同年把帖子寫好又封了二兩銀子的贊見四吊錢的門包他老師吳贊善住在順治門外趙錢二位却住在米市胡同相去還不算遠這天趙溫起了一個大早連累了錢典史也爬起來忙和着替他弄這樣弄那樣穿袍子打腰摺都是錢典史親自動手又招呼賀根帖子拿好趕緊去套車一霎時簇新的轎車停在門前趙溫出外上車

錢典史還送到門口這裏掌鞭的把鞭子一灑那牲口就拉着走了一霎到了吳贊善門前趙溫下車舉眼觀看只見大門之外一雙裏腳條四塊包腳布高高貼起上面寫着甚麼詹事府示不准喧嘩如違送究等話頭原來爲時尙早吳家未曾開得大門門上一副對聯寫着皇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十個大字趙溫心下揣摩這一定是老師自己寫的就在門外徘徊了一回方聽得呀的一聲大門開處走出一位老管家來趙溫手捧名帖含笑向前道了來意那老管家知道是主人去年考中的門生連忙讓在門房裏坐取了手本贊見往裏就跑停了一會子不見出來趙溫心下端好生疑惑原來這些當窮京官的人好不容易熬到三年放了一盪差原指望多收幾個財主門生好把舊欠還清再拖新帳那吳贊善自從二月初頭到於今那些新舉人來京會試的他已見過不少見了張三探聽李四見了李四探聽張三如若是同府同縣自然是一問便知就是同府隔縣問了不知便罷只要有點音頭他

見了面總要搜尋這些人的根柢此亦大概皆然並不是吳贊善一人如此目下單說吳贊善他早把趙溫的家私間在肚裏便知道他是朝邑縣一個大大的土財主又是暴發戶早已打算他若來時這一分贊見至少亦有二三百兩等到家人拿進手本這時坐泡蓋椀茶老家人答應着幸虧太太仔細便問贊見拿進來沒有說話間老人家已把手本連二兩頭銀子一同交給了環拿進來了太太接到手裏掂了一掂嘴裏說了聲只好有二兩吳贊善不聽則已聽了之時一畧碌忙從床上跳下大衣也不及穿搶過來打開一看果然只有二兩銀子心內好像失落掉一件東西似的人道家人們另外是四吊錢姓趙的很有錢斷不至於只送這一點點老子的贊見吳贊善聽到這裏便氣的不可開交了嘴裏一片聲嚷退還給他我不等他這二兩銀子買米下鍋回頭他叫他不要來見我說着賭氣仍舊爬上床去睡了老家人無奈只得出來回覆趙溫替主人說道乏今天不見客說完了這句就把手本向桌上一撩却把那二兩頭揣了去了趙溫撲了一個空無精打彩快快的出門坐車回去錢典史接着忙問回來的爲什麼這般快可曾見着沒有趙溫說今兒老師不見客錢典史說就該明兒再去到了明日又起一個早跑了去那老家人回也不替他回一聲讓他一個人在門房裏坐了老大一會子纔向他說道我看你老還是回去罷明日不用來了趙溫聽了這話心上不懂正待問他老家人便說我就要跟着出門你老也不用坐了趙溫無奈只得依舊坐車回寓錢典史知道他又不曾見着曉得這裏頭有點不對便把從前要靠趙溫走他老師這條門路的心也就淡了下來過了幾天已是初八頭場趙溫進去狠命用心做了三篇文章又恭恭敬敬的寫到卷子上聽見人說三場試卷沒有一個添註塗改將

來調起墨卷來要比別人沾光些他所以就在這上頭用功誰知到了初十那一天落太陽的時候他還有一首詩不曾寫忽然來了許多穿靴子戴頂子的嚷着搶卷子還有一個人手裏拿着一個大喇叭照着他嗚嗚的吹把他鬧急了趕忙提起筆來寫偏生要好不得好一首八韵詩當中脫落掉四句只好添注了二十字把他惱的了不得匆匆忙忙收拾了考籃交了卷子出去自己始終不放心直到第二天藍榜貼了出來沒有他的名字方纔把心放下接連二場三場他一連吃了九天辛苦出場之後足足困了兩日兩夜方纔困醒以後就是門生請主考同年團拜因爲副主考請假回家修墓還沒有來京所以只請了吳贊善一個人趙溫穿着衣帽也混在裏頭錢典史跟着溜了進去瞧熟閑只見吳贊善坐在上面看戲趙溫坐的地方離他還遠着哩一直等到散戲沒有看見吳贊善理他大家散了之後錢典史不好明言背地裏說有現成的老師還不會巴結叫我們這些趕門子拜老師的怎樣呢從此以後就把趙溫不放在眼裏轉念一想讀書人是包不定的還怕他聯捷上去姑且再等他兩天趙溫自從出場之從自己就把頭篇抄了兩分出來一分寄到家裏一分帶在身上隨時好請教人人家都恭維他文章怎麼做的好一定聯捷的他自己也拿穩一定是高中的了就有人來說四月初九放榜初八寫榜從幾天頭裏他就沒有好生睡覺到了初八黑早還沒有天亮他就喚醒了賀根叫他玻璃廠去等信賀根說我的爺這會子人都在家裏睡覺趕去做嗎趙溫一定要他去賀根推頭天還早一定要歇一會子再去主僕兩個就拌起嘴來還是錢典史聽不過爬起來帮着趙溫吆喝了兩句他纔囁哩咕嚕的一路罵了出去這一天趙溫就同熱鍋上的螞蟻一般茶飯無心坐立不定到得一下午便有人來說誰又中了誰又中了偏生賀根從天不亮出去一直到晚不曾回來趙溫急的跳腳等到晚上街上人說榜都填完了只等着填五魁了賀根知道沒了指望方纔回寓趙溫見了

他眼睛裏出火罵他沒良心的東西賀根恨極便說還有五魁沒有出來等我再去打聽去一面說一面跑了出來找到一個賣燒餅的同他商議假充報子說他少爺中了會魁好訛他的錢分用賣燒餅的依他話便跑了來敲門報喜賀根是早在大門外頭等好的了一見報子來到也跟了進來趙溫自然歡喜問要賞他多少銀子賀根道這是頭報應該多賞他幾兩趙溫道賞他二兩報喜人嚷着嫌少一定要一個大元寶後來還是賀根做好做歹給了十兩一錠那報喜人去了賀根跟着出去定要分他八兩賣燒餅的只肯五兩兩個人在那裏吵嘴被錢典史出去出小恭一齊聽了去就說賀根你少爺已經不中進士不該再騙他錢用賀根道你老別多嘴我騙他的錢與你什麼相干誰要說破這件事我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叫他等着罷錢典史聽了這話把舌頭一紳縮不進去那裏還敢多嘴只可憐趙溫白送了十兩銀子空歡喜了一夜到第二天不見人來替他道喜又買本題名錄來

一看自己沒有名字纔知昨夜受人之騙氣的一天沒有吃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